

清儒學案

世章



八三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四

天津徐世昌

東塾學案上

自阮文達治粵提倡學術人材蔚興東塾後起尤爲大師
兼以鄭君朱子爲宗主通漢宋之郵意在補偏揅敝不爲
無益無用之學其宗旨特爲醇正述東塾學案

陳先生澧

陳澧字蘭甫號東塾番禺人道光壬辰舉人九歲能爲詩文及
長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小學無不研究中年讀諸經注疏子
史及朱子書日有課程六應禮部試未第大挑銓授河源縣訓
導到官兩月卽告歸爲學海堂學長厯數十年晚主講菊坡精
舍以經史實學教士勉諸生篤行立品成就甚衆光緒七年置

吏疏陳耆年碩德請加褒異詔嘉其學行純篤足以矜式士林
予五品卿銜八年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
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苟揚輩皆不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
爲鄭氏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勝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
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聖人之道不絕惟鄭學是賴讀後漢
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讀朱子書以爲國朝考
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又以爲國朝考據之學盛矣
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於漢學宋學能會其通謂漢儒言義理
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及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皆失
之著漢儒通義七卷晚年尋求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
在而論贊之外及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著東塾讀書記二
十一卷於樂律音韻尤能貫通古今折衷求是著聲律通考十

卷切韻考六卷又外篇三卷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考漢郡縣著漢書水道圖說七卷他注有水經注提綱四十卷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說文聲類表十七卷三統術詳說三卷弧三角平視法一卷琴律說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

一卷東塾集六卷

參自述文集

東塾讀書記

孝經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禮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

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

所以爲天下之通訓

語類亦屢有此說

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

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

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

司馬溫公家範引孝

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論語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

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

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

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

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知

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

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

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

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

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

三省章在前十章章在後

治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咫之說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

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

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榦濟或

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

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

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

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術之類其

在太學有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

一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

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

教得此意

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

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

日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
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
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
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
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
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尙書百篇此提
其要矣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及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
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

孟子云臣弑其君
孔子懼作春秋

經學之要皆在論語

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鎔鑄也

此趙邠卿孟
子題辭語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

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皆載朱子發見上蔡

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論語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日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警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

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

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

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

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

旣咸爲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

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

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禮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日者多所刪改故也

唐玄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爲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

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

朱注所自出矣

父在觀其志孔曰父在不得自專朱注不刪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顏色朱注好其

言善其色刪包氏二字慎終追遠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氏

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朱注引之但云舊說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

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解

孔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末采游氏說曰君

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由不固爲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由

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

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伐

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云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
之

孟子

荀揚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

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黃百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

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

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

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

爲禹卽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

何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丘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黃戴二說雖

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揚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伸

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

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

而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

爲善畏威寡罪卽可以爲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謂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

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

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真猶犬牛之性矣故

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固有卽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

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

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

孟子外書四篇一曰性善辯見趙氏

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之名雖太過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

焦理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旣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禮案孟子引詩者三十

經始

靈臺刑於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胥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兩引晝爾于茅雨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兩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

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論詩者四普天之下

不素餐兮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引書者十八湯誓

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辨之語引書者十八湯誓

日時日害喪書日天降下民書日湯一征又湯始征書日侯我

后兩引太甲日天作孽兩引書日若藥不瞑眩書日葛伯仇餉

泰誓日我武惟揚書日丕顯哉文王謨堯典日二十有八載書

日祇載見警賁泰誓日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日天誅造攻自牧

言康誥日殺越人論書者一武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日者如放

于貨書日享多儀勳日勞之來之有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

攸不為臣之類攸不為臣之類

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爾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

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

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

孟子之學也

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

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載也

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

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

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

上文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

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

有不明言禮者古者棺槨無度云云

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夏日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

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

云犧牲既成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

有布縷之征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

與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萬章曰父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

母愛之喜而不忘云云與內則略同

學蓋禮文繁博閒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

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

曰婦人之禮精五飭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

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

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觀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

篇中偶無引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

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矣朱子集

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棹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

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棹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

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棹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

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目知錄詳考之

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

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亦見論語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

曾子養曾皙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

日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卽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